

體蔓延，心頭一驚！去漬油！！不僅沿著四人帳的大門熊熊燃燒，連對面的飛狼二人夏帳也被波及成了火狼，當慘叫與拍打也無法撲滅火勢後，為避免我們也成了祭品，就一個個從著了火的帳篷內趕緊跳出來，伴著細雨用暴力清除一旁的裝備，過了一會火才在眾人的瞪視下漸漸消去了顏色……宜昌率先大笑不止，後來發現紫媚禁不住地發抖。趕快清理現場，雖是不幸的意外卻也燒去了我們連日因天氣不佳的鬱卒，哈！哈！哈！

一場火把犀牛跟飛狼各煮個大破洞，倒還搭得起來再睡一晚，只是看到國忠無奈地從洞裏探出半個人跟大家打招呼就顯得滑稽（極度通風）。下山後，飛狼的夏帳直接進了垃圾桶，而社內不久又更新了一頂全新四人帳，對我們而言損失是大，可是這背後有一段難忘的火燒帳回憶。只是提醒大小同胞們，下次去爬山，千萬在保特瓶上畫個骷髏標明那一罐才是真正的去漬油，不然只綁路標是會掉下來的，搞不清楚油油水的分別（ex：拿水當去漬油灌入「E.T.」還想打氣），就糗大啦！



## 來去台北

金剛

這是一則發生在一隻長毛土狗和四個大學生之間的故事。

在新竹新光部落，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養狗，其中以開雜貨店及送貨的巫先生所養的兩隻狗最肥。因為常有登山客搭巫先生的車來此，而登山客都會餵這兩隻狗，所以這兩隻狗也特別喜歡向登山客撒嬌。

在八月初的一天，巫先生又載了四個來爬山的，這兩隻狗看到又有登山客來了，心想：「今晚又有好康的了！」聽巫先生說這四人是台北來的東吳大學學生，要去斯馬庫斯，這兩隻狗：「卯死啦！大學生耶！一定會給很多吃的，汪汪！」於是便跟著他們四人，看看他們要在那兒落腳，晚上才方便到他們那兒坐坐。

沒多久天黑了，這兩隻狗準時在這四個大學生落腳的地方出現了。此時這四人正忙著升火煮飯，短毛對長毛說：「汪！你覺得他們會給我們東西吃嗎？」「不知道呢！都沒聞到肉味。」「好不容易，終於晚餐煮好了，此二狗在四人周圍徘徊，等他們吃的菜。沒多久，他們吃完晚餐，按照往例，這幾人把吃剩的晚餐清一清，放在一旁給狗吃。」汪！短毛，這幾個大學生不是吃素啊？怎麼都沒肉啊！」

第二天，天剛亮，二狗又到落腳處拜訪，看看會不會有奇蹟出現，但是希望愈大失望也愈大。「汪！短毛，等會兒要不要陪他們走一段，看看有沒有油水。」「好啊！汪汪！」這天天氣很熱，「長毛，為什麼他們叫你豆豆？」「不知道！好像聽他們說在他們住的那個地方有隻長的跟我很像的同类叫豆豆的吧，所以就叫我豆豆了。」路很陡，這四個人和兩隻狗都走的喘吁吁的，「金剛，還有多久到吊橋啊？」「快到了，等會兒穿過竹林就到吊橋了。」這幾個大學生聊了一下。

「汪！豆豆，你要過吊橋嗎？」「好啊！我想跟他們去台北看看，不知道那裏會不會有很多吃的。」「豆豆！台北在那裏？會不會也和我們這兒一樣都是山呢？」「不知道，汪！大概過吊橋再走沒多久就到台北吧！」「豆豆，我想我陪你到吊橋就好了，我從來沒離開過新光，我怕不習慣台北。」「汪！短毛，我還是要和他們走，我一輩子都在這山裏，我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汪！或許那裏會更好也說不定。」「豆豆……！好好保重，不要忘了在新光的同伴！汪汪！」

豆豆第一次到斯馬庫斯，感覺很新奇，因為這裏的同伴牠都沒看過。「奇怪！牠們怎麼都這麼兇？」此時部落的狗正對著豆豆吠著。

次晨，告別了斯馬庫斯，往雪白山前進，四人有說有笑地走著，而豆豆則逐一留下自己的標記，以表示自己曾經來過這兒！快到中午時，他們卻走到塔克金溪去了。他們這時才發現原來原住民所說的登山口是錯的。此時大伙兒正懊惱著，「奇怪！怎麼他們好像不太高興！」豆豆心想著。好不容易回到斯馬庫斯，「怎麼又回到這裏啦！」不過，豆豆看著這四個大學生，似乎是不太快樂。當晚，四人不知在討論什麼，豆豆心想：「反正也不知道他們在討論什麼，跟他們走就對了。」

朦朧中，天亮了，豆豆看見曾先生來找他們，沒多久拿了他們一千元，「對不起！委員們說一定要向你們收錢。」「可是當初不是說不用嗎？」沒辦法！他們一定要向你們拿錢啦！」沒多久，四人匆匆地收拾了東西，決定繼續向雪白山前進，「真是有夠黑！」「對嘛！死要錢！」不過這時豆豆正

高興地在竹林中穿梭。

「噢嗚……」豆豆中陷阱了。「這四人叫著。豆豆被吊子勾住嘴巴，「用山刀，快！快！把鐵絲砍斷。」突然間，豆豆自己掙脫了吊子。「痛死了！」豆豆也給嚇到了。「下次再也不敢亂咬東西了。」豆豆心想著。

天氣很悶熱，四人一狗在叢林倒木中前進。沒多久下起雨來了。豆豆看著四人爬上爬下的不知道在找什麼。「看！那地方可不可以紮營？」「不行啦！地下太軟了，太危險了。」沒多久，一人從前面回來，說著：「前面有個營地，正好可以搭一頂帳篷，旁邊有條很大的溪流，滿不錯的。」於是四人再背起背包，掙扎著到營地。

「哇！好大的水流啊！」而豆豆此時也累的不想再動了。「台北還有多遠啊？」豆豆正想著新光的老家，還有牠的同伴。

離開新光已經是第四天了，四人一狗還在叢林倒木中翻上爬下的。豆豆雖然想家，但是又想到一個從來都沒去過的地方時，精神便來了。

「大霸，你們看，看到大霸了。」四個大學生叫著。「在那兒！怎麼看不到？」原來四週的草把豆豆給遮住了。過了一會兒，他們來到一個平坦的坡地。「原來這裡就是二六〇〇鞍部啊！」「雪白、西丘斯從那邊上去。」四人興奮地討論著。

「加油吧！今天一定要到林道。」以乎路是永無止盡的漫長，大伙兒都走的氣喘呼呼的。「鴛鴦湖，你看。」「好像沒水！乾乾的。」「林道！看到林道了。」大家精神為之一振。

走了好一會兒，進入了一個以青苔為地，以松蘿為衣的叢林中。在茂密的叢林裏，甚是綠的可怕。

「還有多久才會到啊？」「快到了啦！」似乎大家走的火氣都很大，豆豆不管他們那麼，自個兒在落葉堆裏游泳。「哇！」豆豆滑了下去，覺得不過癮，再滑一遍。這時，大家看豆豆玩的高興，也較稍為的舒解一下緊張的心情。前面是茂密的叢林和一連串的沼澤，眼看著天快黑了，大家也更是急想走這綠色煉獄。

「林道，到了，哇哈！」「到了，哈哈！」「YA！」大家歡呼鬼叫了一番。「台北到了嘛？」豆豆疑惑著。「有沒有便車啊？」「今天星期天咧！」可是踢出去的話，要踢十九K咧！」「台北快到了吧！」豆豆越想越高興。不過，豆豆似乎也累垮了，倒在一旁大睡特睡，在牠夢裏，有數不盡的美狗和吃不完的食物。睡著睡著，「豆豆，不吃晚餐，不吃的話，我們就走囉！」「嗚！」豆豆伸個懶腰，「台北快到了，還要吃這麼難吃的食物

嗎？」

一行人提著營燈，在黑漆漆的林道中疾行。「好累唷！現在幾點了？」八點半了。「踢了三小時，現在踢了幾公里啦？」「九公里而已。」「加油！」

豆豆高興地走在大家前面，「台北！台北！」豆豆愈想愈快樂。

黑漆漆的林道，似乎好像隨時都有妖魔鬼怪旁邊跑出來。「有狗聲！」「看，前面有燈光。」「快到了，快到了。」

晚上十點五十分，終於踢完了十K的林道。

「汪！汪！」這真是個美好的一天。大家胡亂地吃完早餐後，等著公車要回台北。「豆豆好髒唷！幫牠洗個澡吧！」大家七手八腳地幫豆豆洗澡，「台北應該很不一樣。」豆豆又想起到台北該做些什麼。

沒多久，來了一輛大卡車，四人擠了上去，順便把豆豆放在後面的車斗內，帶牠到宜蘭。

山下的天氣，較山上炎熱許多，四人一到宜蘭，直呼受不了；豆豆以為到了台北，興奮地跳著。「台北，這裡就是台北吧！可是好熱啊！」沒一會兒，到了宜蘭車站，站內滿滿地都是人。

這時，只見豆豆似乎驚慌失措的畏縮在牆角。炎熱的天氣，滿坑滿谷的人，這是豆豆從未遇見過景象。此刻，豆豆開始猶豫了，腦筋也是一片空白，不知道該怎麼辦！

過了一會兒，他們四個大學生帶了午餐給豆豆吃，豬腳、這是這麼多天來的美味。但是，豆豆一點食慾都沒有，只是直發呆。車站內的狗，個個瘦骨如材，豆豆看了更是心慌，「台北的狗都這樣子嗎？我會不會以後和牠們一樣呢？」豆豆想到自己渾身癩痢、皮包骨的樣子時，更是心慌。

而這四個大學生則在討論如何將豆豆帶回台北。「要不要買狗鍊，免得牠亂跑？」「用紙箱，再用塑膠袋，只要把豆豆弄上火車，大概就放心了。」四個人討論了好一會兒之後，有了結論，便分頭進行。

車來了，他們四人把豆豆裝進紙箱內，再用黑色塑膠袋包起來，準備帶進月台，而另一人則去引開剪票員的注意。

「救命啊！你們要帶我去那兒？好黑啊！」豆豆不停地掙扎著。好不容易帶上了火車，他們把豆豆放了出來。豆豆呆呆地看著車廂，「這裡是那裏啊？剛剛不是到台北了嗎？」

「好可愛的狗狗啊！」車上的乘客叫著。豆豆躲在椅背的夾縫中，「我想回新光，我好想短毛！」

搖晃中，到了台北。豆豆下了車，看到比剛剛還要多人，整隻狗都呆了。這時，站內廣播著「台北車站到了，還沒下車的旅客請趕快下車。」原來這裡才是台北。

一出車站，滿街的人，滿路的車，「好可怕的地方啊！我要回家，我要回新光。」豆豆心裡在狂喊著。這時候，豆豆開始了解，這裡不適合牠；牠，不適合台北。台北沒有和煦的微風，沒有清新的空氣，沒有青綠的山巒，更沒有無人車的山路和牠最愛短毛。

「短毛，如果我能回到新光，我就再也不要離開新光了。」

在吃完晚餐之後，他們其中一人帶豆豆回到瑞明山莊。「我覺得豆豆要送回新光才對，你們看，牠好像嚇壞了。」「可是，要怎麼把牠送回新光呢？」於是，豆豆暫時在瑞明住了下來。

雖然瑞明有無人車的山路，沒有擁擠的人潮，但是豆豆依然不快樂，因為這裡沒有牠熟悉的人，牠熟悉的一切……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收音機傳來羅大佑的歌聲。

後記：1、豆豆後來送到竹東，聯絡巫先生將牠接回新光。

2、斯馬庫斯此隊領隊為金剛，隊員有怡瑾、大嘴、信欽。這是一次痛苦而又難忘的一次活動，感謝隊員怡瑾、大嘴、信欽的支持，還有淑金、繼翔的幫忙。

## 溼之旅

錦仕

在這陰晴不定的十月天裏，實在不是爬山的好日子，但這學期假期難免，於是決定雙十國慶上山慶祝，巴博庫魯——松蘿湖這條路線是社內首通的路線，在領隊極力推薦下，更加吸引我參與的慾望，再加上淑金加入，此隊就此成行了。

在鴻駿的熱情相助，開車送我們至明池，使我們行程縮減了半天，在北橫路上開始飄起雨來，心中浮起了不祥之感，到了明池已經是十月七日凌晨2:30，為了躲過檢查哨的攔截（因為先前師大山難事件），半夜摸黑進入林道，此時雨勢加大，拉起雨布度過生平第一次雨天露宿的經驗，清晨起

床，由於經過一夜豪雨，露宿袋已經成半溼狀態，心想往後四天怎麼過，只有祈禱趕快放晴。上巴博路上一路陡上，在中午到了三叉路口，雨勢變小，心想可能要放晴，把先前的不愉快都忘了，之後輕裝上巴博魯，在短短二十分鐘雨勢又加大了，登頂一等三角點，只見大雨滂沱毫無展望可言，真是有點鬱卒，回三叉路口往棲蘭山前進，一路上路標眾多，經過數個營地和沼澤池，一路上草叢荊棘，到處都充滿瘴癘之氣。午後在大塊池畔紮營，雨大如豆，我想天氣大概很難展晴了，飯後三人拿出行前記錄討論未來行程，絲毫不受風雨影響，反而更增進了我們信心，有道曰：「風雨生信心！」

十月八日，經過一夜的風雨，露宿袋已經快變成水袋了，三人睡袋無一倖免全濕了，心中充滿無力感，大家起身往棲蘭山出發了，由於在雨霧之中行進，唯有賣力前進不敢稍作休息，因為一休息就陣陣寒意打進濕透的身軀裏，過了棲蘭山，在下蘭池路上，由於路標明顯一路跟著路標走，下切至大沼澤池往北行了半小時，領隊睦原發現方位不是往棲蘭池方向，趕快拉回沼澤池，發現東北上主稜還有稀疏的路標。從這裏可以看出爬山不一定跟著路標多的路徑前進，還要和地圖對照定位才不會誤入歧途，拉回沼澤池我和淑金妹妹兩人深陷沼澤池，深陷及腰，此時腦中一片空白不知如何是好，最後靠倒木支撐才起身快速通過，真是有驚無險，過了半小時到了棲蘭池，雖然大雨紛紛，棲蘭池芳草鮮美，水質清澈，給人另一種雨霧濛濛的人間仙境一般，過棲蘭池後路標十分凌亂，切上陵一小段路徑不明，睦原決定輕裝找路，淑金在原處，我和睦原往兩路尋找路徑，過程中大家互相呼喊，怕在雨中迷失，路標斷落雜亂倒木棘刺遍地毫無路徑可循，領隊決定提前紮營。

十月九日，棲蘭池至松蘿湖此段路跡不明顯，往往是登山者常迷失之地，睦原決定三人置重裝輕裝續探，此時取出山刀依照地圖方位往前砍出一

條生路，在毫無展望大雨中，只有依靠定位往前進，最後切到原先路標群，三人雀躍不已，為了確定路徑再往前續探至1810峰，確定是往一一一林道的路途上，返回原營地續行，經過千辛萬苦終於到了一一一林道盡頭，紮營，睦原為了一了淑金妹妹願望，決定今晚奮手一搏：生火，入夜拿起手機和松蘿湖隊伍互CALL，睦原順便傳授手機使用方法，最後終於和



繼翔他們連絡上了，三人心中有如重生之感，從繼翔口中才知這幾天宜蘭豪雨特報，大家互相寒暄一番，舒解一下這幾天的怨氣，也真是佩服我們在這惡劣天候下還能殺出重圍，此時大家都疲憊，三人守著可愛的營燈聽聽原老大細說以前爬山經驗精彩萬分。但最後大家還是硬著頭皮入睡。

十月十日。一大早起來想著今天要回家了。心中私竊喜，不知長的一天正要開始，原本背包是越背越輕，但經過這幾天老天厚愛，使我們背包吸收了更多重量，今天沿溪谷瀑布一路往松蘿湖前進一路上溯溪高繞瀑布路程驚險萬分中途遇二獵人，這是四天來遇到的第一個朋友，受到他們熱情款待麵食，還送我們一段路！真是感動莫名，最後三點四十分到了松蘿湖，雨霧四起看不到全部湖面，只能望見眼前一公尺之處，無法將松蘿湖一覽入目，在松蘿湖終於知道它的圍周有多大，因為我們爲了找出口繞了一圈松蘿湖，最後奮力下玉蘭，至二十二點十分終於結束了這段『濕之旅』。

經過此次行程，讓我體驗到九十六小時全身濕透的感受，每晚在守著營燈和入睡兩者之間徘徊，而此段精彩萬分，一路叢林荊棘，溯溪、垂降確保、全程毫無冷場可言，也給了我很大的警示，人的潛力無窮，只要不要半途鬆懈自我心防，一定能突破自我達到目標。而登山只是在於人是否能在大自然嚴酷條件下證明自己的能力，去發掘大自然中的美景，因此登山的成功，只是通過挑戰而已，切勿輕易說出『征服』兩字。

## 新康美女！加油！

### （新康橫斷下玉里古道續集）

雅芬

在第七期山水寄情中，「新康美女，加油！」只寫到連理山，大家一起來「哀悼」我那慘痛的新康橫斷後段吧！

#### 五、新康魔女

昨晚在連理山頂紮營，不但手機失靈，連收音機也罷工了！唯一的訊息是那美麗異常的夕陽！透露著詭譎的訊息！

一早起床，每個人的臉都腫得跟南瓜一樣！我那美麗的雙眸則變成了金魚眼，而新康呢？唉！早被團團的雲霧遮蔽。今天，我將要一親新康美女芳

澤了，好興奮！好興奮！抵新仙山後，下重裝，美香懶惰的要命只好准她留營；我與智舟、鴻駿背起小小的行囊，意氣風發的朝新康邁去！

雲霧繚繞中除了陡上還是陡上，連新康山頂的巨石都不見蹤跡，只是風愈來愈強，雨愈下愈大！我們三人像狗一樣的爬上新康山頂！心裏只有XXX！沒有任何展望，只有風雨伺候我們，照登頂照時，眼睛睜不開，因風太強了，連社旗都必須用嘴巴咬著才能勉強張開！我美好憧憬就在那一刻破碎了，關於新康的記錄就是那一個亂髮狂飛，有金魚眼又戴著像青蛙的眼鏡，臉上沾著泥巴的魔女，天啊！這真是一張「恐怖」的登頂照！（是夜颼風登陸台灣東部）

#### 六、下到螞蝗生態保護區

又臭、又長、又陡的新仙北稜，由於昨夜的大雨而泥濘不堪，我一邊滑著、滾著，一邊安慰自己，就當是在玩八仙樂園滑水道吧！只是沒一會兒，大家都變成了可怕的泥娃娃！好不容易，古道快到了，突然間咚！咚！咚！的三聲，心想：「智舟也真厲害，還有力氣踢落石下古道！」後來才發現，原來他就像落石一樣「咚！咚！咚！」的滾到古道上！

本以爲下了古道，就是康莊大道，想都沒想到，我們是進了螞蝗生態保護區，由於大雨滂沱，螞蝗更是活躍！而且是彩色的喲！身上青、橘、咖啡線條的螞蝗可是稀有的品種呀！但我們在古道上，對這種螞蝗而言，可就變成了稀有的大餐啦，大家像逃命般的在古道發狂的趕路，由最先的鹽巴、用碘酒、用火驅趕吸食在身上的螞蝗，到後來直接用手拔除，到最後每個人都壯烈得不得了——直接讓牠吸吧！因爲太多了，拔不完，還是趕快逃出這個螞蝗生態保育區要緊，不過，我覺得，四個人裏面，我最吃虧了，因爲我是B型，我的血最貴，真是白白便宜牠們了！可是，最慘的應該是智舟了！

從不喊累，從不要賴智舟，才下午兩點就直吵著要紮營！我卻堅持今晚要趕到瓦拉米護管所，可是眼見他就要翻臉了，才順大家的意在生態區內紮營了！帳篷裏每個人炫耀著自己的戰果，等智舟進來了，帳篷裏立刻血流成河，原來螞蝗不只上了他的身，而且還是在胯下重要部位處，真是大危險了，難怪他會吵著要紮營！

#### 七、到處都是瀑布

昨晚，聽收音機才知花蓮山區一夜下了六百多公厘的雨，心裏那娟秀又有氣質的山風瀑布，應該變得有氣勢多了吧！

唉！今天又是一場硬仗；一九九二年我來玉里古道時，所看到的無數溪溝，因山洪爆發都變成了致命的大瀑布！我們在古道上爲了一個直徑數公尺